

悠悠南北朝

三国归隋的统一路

迄今为止最值得购买、最清晰、最全面解读南北朝历史的白话读本
公元六世纪，有三件大事影响深远——头一件，是北方的六镇之乱，第二件，就是南方的侯景之乱，而在南北两大乱之后发生的第三件大事，却是隋文帝统一中国。在大乱之后，中国居然没有像中世纪的罗马四分五裂，反而迎来了大治，以空前强大的大一统形式为这个世纪画上了完美的句号！

陈羨◇著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悠悠南北朝

三国归隋的统一路

陈 羡◇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悠悠南北朝：三国归隋的统一路 / 陈羨著. —重庆：重庆出版社，2009.1

ISBN 978-7-5366-9811-6

I. 悠… II. 陈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南北朝时代
IV. K23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4577 号

悠悠南北朝——三国归隋的统一路

YOUYOU NANBEI CHAO

——SANGUO GUI SUI DE TONGYILU


陈羨 著

出版人：罗小卫

责任编辑：陶志宏 何 晶

责任校对：郑小石

装帧设计：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黄杨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：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：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：19.5 字数：297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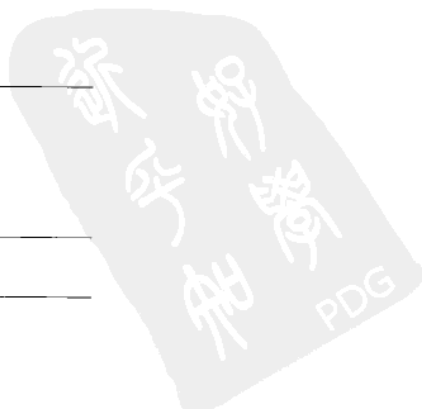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66-9811-6

定价：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序 从大乱到大治

摇落秋为气，凄凉多怨情。
啼枯湘水竹，哭坏杞梁城。
天亡遭愤战，日蹙值愁兵。
直虹朝映垒，长星夜落营。
楚歌饶恨曲，南风多死声。
眼前一杯酒，谁论身后名？

开篇这首诗，是羁旅北周的南朝文人庾信的《拟咏怀》。

庾信出生在南梁，文采一流，声名显赫，先后担任过东宫学士和建康令，却因为侯景之乱，从建康颠沛流离，逃到江陵，又因为西魏攻陷江陵，成为亡国奴被带到长安。南梁灭亡后，庾信留在北周，终老一生没能回到南方，他感世伤怀，思念故国，写下了二十七首题为《拟咏怀》的诗篇，此为其中的第十一首。

庾信生活的时代，便是本书故事所发生的年代——公元六世纪。

公元六世纪，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，曾经有千千万万的人与庾信有着相似的经历；而公元六世纪的中国，也和庾信一生的遭遇一样，有悲、有欢，有起、有落，有咏不完的激昂，有叹不尽的情怀。

这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世纪。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，中国的大分裂时代，从东汉末年算起，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南北对峙的局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，南方的梁国刚刚取代混乱腐败的南齐，而北方的魏国，则渐渐显露出暮气。在这个世纪中，有三件大事影响深远，头一件，是北方的六镇之乱，第二件，就是南方的侯景之乱，而在南北两大乱之后发生的第三件大事，却是隋文帝统一中国。在大乱之后，中国居然没有像中世纪的罗马四分五裂，反而迎来了大治，以空前强大的大一统形式为这个世纪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

我们在今天翻开历史书卷，回望神奇的公元六世纪，看到的是一场难分正邪对错的大动荡，一段沧海横流、显英雄本色的大时代，整个中华





民族从黑暗走向辉煌，最终在烈火中涅槃重生。

在本书中，我们将循着三件大事的前因后果，走过大乱到大治的公元六世纪：《绝代双骄》与《侯景之乱》分别讲述六镇之乱和侯景之乱的前因后果、英雄人物，而《三分归隋》讲述的则是中国如何最终重归一统。

好了，现在就把视线的焦点首先集中到公元六世纪中间的一个年份——公元 546 年。

第一部 绝代双骄 / 1

- 一 传奇的开端 / 3
- 二 北投与南征 / 8
- 三 萧衍的难题 / 11
- 四 丘迟书降陈伯之 / 15
- 五 萧宏怯阵 / 19
- 六 韦叡救钟离 / 23
- 七 高肇擅权 / 28
- 八 宣武帝失政 / 31
- 九 胡太后越礼 / 35
- 十 青年高欢 / 39
- 十一 六镇起事 / 43
- 十二 武川宇文氏 / 48
- 十三 投靠尔朱荣 / 51

目录
MULU

- 十四 河阴惨案 / 55
- 十五 白袍将军陈庆之 / 60
- 十六 昙花一现 / 64
- 十七 手刃权臣 / 68
- 十八 高欢信都起兵 / 72
- 十九 双骄初会 / 76
- 二十 魏裂东西 / 80
- 二一 战潼关小试锋芒 / 84
- 二二 沙苑大战 / 88
- 二三 争夺洛阳 / 93
- 二四 没有硝烟的战场 / 97
- 二五 邙山的遗憾 / 101

二六 谁是强者 / 106

第二部 侯景之乱 / 111

- 一 佛门天子 / 113
- 二 强者的暮年 / 117
- 三 各怀鬼胎 / 121
- 四 跛足狼王 / 125
- 五 侯景的阴谋 / 128
- 六 梁魏寒山之战 / 132
- 七 师徒过招 / 136
- 八 反客为主下江东 / 140
- 九 围困台城 / 144
- 十 胸臆英雄泪 / 149
- 十一 名将们的归宿 / 153

景目
UJUN



- 十二 高澄身死之谜 / 157
- 十三 “神童”高洋建北齐 / 161
- 十四 江南浩劫 / 165
- 十五 陈霸先兴兵岭南 / 168
- 十六 侯景的覆灭 / 172
- 十七 兄弟阋墙 / 177
- 十八 西魏取江陵 / 180
- 十九 陈王争权 / 184
- 二十 三分周齐陈 / 188

第三部 三分归隋 / 193

- 一 门阀的落日 / 195

- 二 关陇恩怨 / 199
- 三 宇文家族的内斗 / 203
- 四 “两面人”高洋 / 207
- 五 大开杀戒 / 211
- 六 叔夺侄位 / 215
- 七 弑君之最 / 219
- 八 文帝兴陈 / 223
- 九 华皎反陈 / 226
- 十 三十年后河东 / 230
- 十一 北齐三杰 / 234
- 十二 无愁天子高纬 / 238
- 十三 权臣的末日 / 242
- 十四 将星陨落 / 246
- 十五 吴明彻收复淮南 / 250

目录
MULU

- 
- 十六 周武帝禁佛 / 254
 - 十七 周齐决战 / 258
 - 十八 天元皇帝 / 262
 - 十九 杨坚篡周建隋 / 267
 - 二十 终结大时代 / 270

- 附录一 南北朝帝王纪元表 / 276
- 附录二 南北朝(后期)年表 / 281
- 附录三 南北朝(后期)主要人物
索引 / 288

第一部 绝代双骄



高欢这个名字，
是如此的掷地有声，
他几乎是用一生改变了南北朝历史的走向。

他那传奇的故事，
以及与他势均力敌的对手，
也会像《敕勒歌》一样，
不断流传下去。

.....

一 传奇的开端

公元 546 年的冬天异常漫长。这年的年底，在亚平宁半岛上与东罗马人交战了数年的东哥特人(Ostrogoths)在国王多迪拉(Totila)的指挥下重新占领了罗马城。然而，他们却无力守卫这座惨遭战火蹂躏的城市，被迫宣布退兵。与此同时的东方，同样争斗多年的两个政权也在一场攻城战后暂时停息了战火。与西方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损兵折将的东魏并没有攻下这座守备坚实的城池，却只因为一个人的倒下而全军撤退。

十二月，东魏军退往晋阳，上上下下惶遽不安，人心思反，士气低落。有人开始传播一个来自西魏的消息：在攻打西魏重镇玉壁的过程中，东魏的最高统帅高欢被西魏守将韦孝宽的劲弩射中，已经身亡，只不过真相被高欢的左右严密封锁了。

西魏境内的传言则更加传神，嬉戏的孩童都把“劲弩一发，凶身自陨”的儿歌挂在了嘴边，可怕的诅咒弥漫在两魏交界的黄河边上。

面对如此的危机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化解，他就是事主本人，东魏丞相、渤海王——高欢。

高欢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杀，但年过五旬的他已经身染重疾、力不从心。他勉力撑起病体，在中军大帐召集众多大将。环视帐内，将军们依然生龙活虎。自信都起兵以来，风风雨雨十六个年头，将士们出生入死，马上马下，几度干戈，几度浮沉，今日无功而返，情何以堪？

看透高欢心思的老将斛律金肃然起身，道：“卑将今日触景生情，愿在帐中高歌一曲，以振军中士气！”

高欢两眼放光，欣然同意。斛律金遂用鲜卑语引吭歌道：

救勒川，
阴山下，
天似穹庐，
笼盖四野。
天苍苍，





野茫茫，
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
曲至高潮处，高欢情不自禁老泪纵横，和声共唱，于是整座大帐里都回响起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曲《敕勒歌》。

高欢这个名字，是如此的掷地有声，他几乎是用一生改变了南北朝历史的走向。他那传奇的故事，以及与他势均力敌的对手，也会像《敕勒歌》一样，不断流传下去。而这一切，都从“传奇”的开端说起。

高欢的先祖出自渤海郡蓟县（今河北景县），高氏在当地是大族。五胡大乱，幽州是后燕的势力中心，高欢的曾祖高湖在后燕慕容垂手下任职，提出的意见未被采纳，还被免官。北魏入侵后燕，高湖就投奔了拓跋珪，官至右将军。高欢的祖父高谧做到侍御史，因为犯了事，被流放到北魏北方六镇之一的怀朔镇。高欢父亲高树那一辈一直就住在这个胡人聚居的地区，从语言到习俗逐渐与鲜卑人没有什么差别。高欢出生后，高树还给他起了一个鲜卑名字：贺六浑。

与刘寄奴一样，贺六浑出生时也是难产，孩子下来了，老娘就去世了。幸亏他还有一位成年的姐姐，嫁给了镇上的狱队尉景，就把高欢接到家里来养着，小高欢才免却了夭折之灾。

高欢四岁那年（北魏太和二十三年，公元499年），北魏朝中发生了大事，孝文帝元宏在最后一次南征的归途中驾崩。太子元恪继位，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。

在《明主昏君》里我们提过，元宏临终之前，本打算将政事一概托付给弟弟彭城王元勰。元勰这个人元是元宏兄弟之中汉文化水平最高，也最懂事理的一个，他深知官场复杂，权高盖主，将来必难全身而退，所以硬是不肯接这个烫手的热山芋。孝文帝无奈之下，便以待中、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，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，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，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，加上太尉咸阳王元禧、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澄，六个人同为顾命大臣。

这六个人的地位各不相同，其中王肃和接替李冲之位的宋弁都是汉人，王肃更是南朝的降将，于皇帝家事自是远了一层。遗诏下来没多久，宋弁就去世了，王肃也倍受排挤，一直被限制在南方边境不得回朝，两年



后死在北魏刚刚到手的南朝重镇寿阳。去掉了这两位，剩下的四位就都是北魏的宗室了：元禧、元详是孝文帝的弟弟，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，元嘉则是孝文帝的叔祖，前两位权力较大，后两位则威望颇高。

新登基的宣武帝只有十七岁，被立为太子的年数也极浅，执政经验明显不足（北魏皇帝的成熟年龄不断延迟，不知道这是否也与汉化程度的加深有关系）。他最为信任的其实还是六叔彭城王元勰，孝文帝虽有遗诏，命他遵从元勰归隐的意志，他却不死心。宣武帝几次召见元勰，要任命他做丞相，元勰呢，则每次都搬出孝文帝的遗诏，执意表明自己不愿辅政的心迹。宣武帝不得已，只好任命他做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、定等七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想用一大堆官衔压住他，迫他在政事上对自己有所帮助。元勰屡次推辞不过，勉强接受，但也只是上任走走场，对于权谋毫无兴趣。

（元勰打心底十分欣赏南朝文化，在感情上倾向于做一个清流。问题在于，你既然身为宗室，处在权力的高层，想要一尘不染、独善其身地做一个宗室中的隐士，又怎么可能呢？元勰是个有才识也有能力的人，年纪也轻，明智的做法，就应该是在皇帝对他信任的前提下，主动接过重任，调协各方势力，以摆脱孝文帝死后北魏朝中权力争夺的危机。在这个时候，是绝不可以念小我而废大家的，这是元勰本人性格上的缺陷，也是北魏政权的悲哀）

既然元勰不愿辅佐，宣武帝就只能向身边的亲信们“请教”执政要领了。常侍卫左右的左中郎将于忠（当年北魏猛将于栗磾的曾孙）乘机对宣武帝说：“辅政诸王（指元禧、元详等人），专横放纵，其意难测，陛下应该早日将其罢免，亲揽权纲。”

于忠向皇帝进谗言打压元禧等人，可不是出于什么国家社稷之大义，而完全是为报自己的私愤。于忠的父亲于烈是个领军，骄奢贪淫、喜好排场的元禧对于烈提出要求，请他从羽林虎贲军中退下来的老兵里头选拔一批人，给他做仪仗队，遭到严词拒绝。元禧怒火中烧，派人给于烈传话，说：“我，乃是天子的儿子（指魏献文帝之子），又是当今天子的叔父，身为元辅，向你提点小小要求，与皇帝诏书有什么区别？”

于烈的确也够烈，回答说：“我于烈不是不知道王爷的显贵，但是派人来要天子的羽林军，这是万万行不通的！我于烈的头可以给你，羽林军，对不起，给不了！”一句话给顶了回去。



元禧遭此“大辱”，便与于烈结下了仇怨，他命于烈做恒州刺史，想把这个眼中钉贬到外地为官。于烈辞官不得，便称疾不出，私下里让于忠去皇宫里做“思想工作”。

宣武帝也看不惯元禧飞扬跋扈的样子，于忠的建议令他深以为然，暗中表示赞许。这一赞许可开启了朝纲乱事之端。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于忠的那句话，就不难发现它在逻辑上的问题。元禧的确“专横放纵”，甚至于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，但是因此就将打击面扩大到“辅政诸王”，不免有点“因噎废食”了。北魏朝中暂时能镇得住局面的，也就是这几位王爷，宣武帝久居深宫，若要亲政，一时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，那就相当危险了。

景明二年（公元501年）春天，北魏皇帝准备举行祭祀宗庙的大典。依照惯例，祭祀前夜诸位王公需在宗庙东面的侧坊内用斋。宣武帝秘密让于忠通知于烈，次日清晨入内侍卫。

天一亮，于烈来了。宣武帝命他带上六十名卫兵，到各位王爷的寝所宣读诏书，将王爷们一个一个带到皇帝接见大臣的光极殿。

不一会儿，元禧、元勰、元详等人齐聚殿内，这架势哪里是请人，分明就是重兵押解哪。宣武帝见几位王爷并无防备，心中有了些底。

他开口说道：“朕愚昧不才，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也快三年，实在是多亏了诸位叔父的尽心辅弼。叔父们做得非常辛苦，朕今天便宣布亲理朝政，请暂回府上，自有职责安排。”

元禧被轻易夺权，心有不甘，可是宣武帝准备充分，实在无法提出异议；元勰是本来就无心为官的，没有任何意见；元详是几个叔叔里年纪最轻的，但也是最狡猾的一个，他预先就与宣武帝通了气，还说了不少元禧、元勰的坏话，皇帝出这一手他早有预感，料想不会给亏待了，当然也表示支持。

王爷们回到府第，就接到了皇帝的诏书：元勰免职，算是遂了他的愿（也是毁了北魏的前程）；元禧进位太保，得了个虚位，失了实权；元详则任命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捡了个最大的便宜。亲政一事于烈功劳最大，宣武帝恢复他领军的职位，另外还加封车骑大将军，得以参预军国之事。

权力在手却用不好的，宣武帝大约就是个典型。他整天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，除去太监宫女，那就是统领禁军的军官，以及宫中的侍卫了。他在这年内一下子提拔了一批亲信，如茹皓、王仲兴、寇猛、赵修、赵



邕等人。这些人后来都被列入《魏书·恩幸传》，可见得都是些什么料了。

宣武帝还想起了他的亲舅舅高肇、高显等人，决定把他们召入宫内，封他们做公爵。高肇兄弟虽然早就是皇亲国戚，却都一直在高句丽待着（有人因此怀疑他们其实是高句丽人），没见过啥世面，在皇帝面前手忙脚乱，闹出了不少笑话。宣武帝靠这一帮子人治理朝政，北魏不出乱子那真是奇迹了。

果不其然，才过了四个月，朝廷里就闹起动静来。丢了大权的元禧心中每每不自安，疑心皇帝要对自己进一步下手（从心理角度而言这是所谓权力失落症，有此顾忌其实也正常）。身边的护卫刘小苟还添油加醋对元禧诉说利害关系，搞得元禧心惊肉跳。他让长子元通潜入河内（今河南沁阳一带），在外接应，然后与亲信们商量对策。有人提议乘皇帝到北邙出猎的时候，占领洛阳，与之对抗，事情再不顺利，好歹也能割据河南，做个天子。

元禧这家伙，贪心很足，魄力却不大。几个亲信有的想造反，有的想观望，相互之间没有统一意见，元禧犹豫不决，最后散会，约定商量的事情，谁也不许泄露出去。

人心隔肚皮，这道理元禧居然忘了。会刚一结束，与会者之一杨集始便快马前往北邙，向宣武帝禀报此事。宣武帝即刻通知城中的于烈，对元禧严加防备，然后从容回城，捉拿元禧。元禧被人告了密，却还蒙在鼓里，闻听风声再想逃跑，哪还来得及。惊慌渡过洛水的他，在柏谷坞（今河南偃师东南）落网，被押回宫中，面见宣武帝。宣武帝将他数落一番后，赐他自裁。他那个想在河内举兵起事的儿子，也被河内太守捕杀。

据说，北魏宫中有人凭吊元禧，为他写了一首诗，并且还一直流传到了南朝：

可怜咸阳王，奈何作事误。
金床玉几不能眠，夜踏霜与露。
洛水湛湛弥岸长，行人那得渡？

人生一世贪婪，到头来两手空空、死于非命，这又岂是元禧一个人的写照？



二 北投与南征

公元六世纪的头十年，是高欢的童年时代，也是南北势力拉锯不下的十年。

我们说过，南齐末年，豫州刺史裴叔业向北魏献了寿阳。鲜卑大军不废吹灰之力，便进驻了垂涎多年的淮南地区，占领了寿阳、合肥等地。

当时南朝内部二萧（萧衍、萧宝卷）争斗得不可开交，镇南将军元英及多名边将纷纷上表，要求乘此良机，大举伐齐，统一南北。试想此时若孝文帝元宏仍在世，他或许会誓师洛阳，陈兵江北，以观“天命”吧。可惜宣武帝才刚坐稳位子，他没有发动任何明确的军事行动，只是让豫州刺史田益宗在边境上进行小规模骚扰，白白把千载难逢的战机错过。

到了两年之后，也就是北魏的景明四年（公元503年），萧衍已经取代了南齐，建立了梁朝，坐稳了皇位；北方的宣武皇帝却又改变主意，决定大举讨伐南梁。这里头起主要推动作用的，偏偏还不是北朝的王侯将相，而是两个刚从南朝投降北魏的人：一个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弟弟萧宝夤，另一个是南梁的江州刺史陈伯之。

萧宝夤是正宗的南齐宗室，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。当年哥哥萧宝卷在位的时候，底下有人几次谋立他为帝，计划都没有成功。萧宝卷虽是个暴君，对他却格外网开一面，不予追究。萧衍大军攻占建康后，威望尚未确立，也不敢轻易动他，还封他为鄱阳王。

萧衍受封梁王，决定对萧宝卷的几个兄弟下手，他先是安排专人对诸位王爷严加看管，然后秘密杀害了萧宝夤的几个弟弟。萧宝夤的家人预先获取情报，连夜挖开院墙而出，在江边上准备了船只，供他潜逃。当时的情景，保命要紧，也容不得你萧宝夤摆什么王爷架子了。他换了黑布衣裳，腰间系上一千多文钱，穿着草鞋，徒步赶往江边。

一路可谓亡命之旅，天蒙蒙亮时，筋疲力尽的萧宝夤终于爬上了船头，脚底娇嫩的皮肉早已被磨得鲜血淋漓。王府的看守觉察到王爷失踪，火速赶往江边搜寻。萧宝夤急中生智，端坐船上，假装垂钓，在江心漂流。看守们距离甚远，看不真切，只当是个普通的渔夫，并不起疑。萧宝夤捱到卫兵散去，便渡过长江，投奔西岸的大户华文荣。



华文荣见来者竟是落魄的王爷，明白此事非同小可，便私下里领了几个最为亲信的随从，弃了家室，租了几头驴，与萧宝夤一同北上，昼伏夜行，来到了北魏新占的寿阳城。

驻守寿阳的正是北魏的资深亲王，扬州刺史元澄。他听说南齐宗室来投，心知这是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，不敢怠慢，以车马来迎，以礼相待。萧宝夤一路跋涉，面容憔悴，狼狈不堪，风度却依然不减，极受北魏贵族的器重。在寿阳停歇数月后，元澄便派手下护送萧宝夤北上洛阳，面见魏宣武帝。（这场景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初投往北魏的刘宋宗室刘昶，造化弄人，三十年又是一循环）

陈伯之的情形则与萧宝夤截然不同，他与梁武帝并无大恨，事实上梁武帝待他不薄。在梁武帝反齐的过程中，他先是被萧宝卷任命为豫州刺史，镇守寻阳（今江西九江）。梁武帝派人劝他投降，他犹豫不决，最后见朝廷军形势有利，才献城投降，可是心中总怀观望之意，首鼠两端。直到建康方面大势已去，他才断了回头之念。梁朝建立，梁武帝对他委以重任，封他做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

陈伯之本是无赖出身，文化水平很低，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大字认不得几个，更别提那些简洁晦涩的正规文书了。他在府内养了一批旧时的狐朋狗友、乡里乡亲，一一任命为别驾、参军，专门帮他处理这些繁杂公事。

领导没文化，政治能力不强，下面的人自然就会借机做些损人利己的坏事。坏事做多了，就传到梁武帝的耳朵里。陈伯之本非自己的嫡系，梁武帝多少有些担心，正好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在建康，他便派陈虎牙去江州劝戒其父，又另外派人去取代陈伯之任命的别驾邓缙。

朝廷方面的这一动作，陈伯之还是能读懂的，他当时就上表指出：“我手底下的人都有能力，也有业绩，朝廷方面派来的别驾，我请求让他做我的治中。”南北朝的时候，别驾和治中都是刺史手下的佐吏。别驾，顾名思义，便是当刺史出巡时，另外乘坐一辆驿车随行；治中，字面上也很明白，就是管理内部事务，换成现在的职位，就是文书档案管理员。同是部下，别驾与刺史的关系要亲近许多，在实权上也大于治中。陈伯之如此处置，是摆明了自作主张，不接受朝廷给他安排的那一套。

邓缙深知夜长梦多，每天在陈伯之耳边吹风：“朝廷现在是国库空虚，兵粮缺失，东面又在闹饥荒，此乃取而代之的时机，不可错过！”不只